

金瓶集

813
9030

中國詩藝社叢書

金

筑

集

呂亮耕著

獨立出版社印行

挺胸向前永不退後的人，

決不會相信陰雲能永久黑暗，

正義雖敗挫，決不夢想到邪惡終會佔勝，

我們確信顛仆的能奮興，敗北的能重整，

酣睡的能覺醒。

——勃朗寧

One who never turned his back .

But matched breast forward,

Never doubted clouds would break,

Never dreamed, though right were worsted,

Wrong would triumph.

Held we fall for rise, are baffled to fight better,

Sleep to wake.

——Browning.

獻給——敏

目次

11 10 9 7 6 5 4 3 1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minor discoloration and small dark spots, possibly due to age or handling.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shows the binding structure, including what appears to be a metal clip or staple used to hold the page in place. The overall tone is a warm, off-white or light beige.

18 17 16 15 14 13 12

大時代的詩人

大時代的詩人——

你戍守着文化的前壘的，
鼓起胸氣，鼓起生命的活力，
而壯快地吹動詩的號角吧！

呼召未死的國魂

呼召未死的民心

集合爲正義而獻身的戰士們

集合一切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和仇敵決一場生死的鬥爭！

讓嗚嗚號角底悲鳴——

（像橫掃荒原上的衰草）

（頭十月勁急的天風）

成催征的導曲；

旋的壯管！

時代的詩人——

你瞭望着人類的遠景的，
用慧眼，用大悲神的憐憫，
而指出真理的面貌來吧：

昭示苦難的奴隸

昭示苦難的子民

透過漫天的硝霧彈雨

透過匝地的火障烟氛

和平的勝景已經在望！

不久——奴隸也會翻身，

在地獄上面建起天堂！

樂園將為正義的人們而重新顯現，
未來的生活將永遠如瑰麗的詩篇！

——取自「詩歌戰線」

給戰士

我叫衝鋒號鼓舞你，
華夏健兒好身手——
繼后羿射日的雄姿，
洞穿那一面面日章旗！

遙祝你鋼鐵的行列，
過黃河，過海河，過天下第一關……
掃蕩處處的烽煙，
還我大好河山！

終有那一天，重來飲馬長城，
我爲你奏勝利的鑼吹（註）：
且笑談渴飲倭奴血，
高掛起美酒夜光杯！

（註）鑼吹，古軍中樂器名，類現代之軍號。

——取自「詩歌戰線」

寶劍篇——贈壯士

也許你聽了寶劍匣鳴，
遂捲起無邊壯心；
猶如遠天的鼙鼓，
在催促慷慨的長征。

你看流蘇搖着夜光，
織着錦樣的綺文，
難道你忍看英華蝕盡，
任寶劍無用地塵封？

你不見干戈在呼召國魂？
披起戎衣，好投入廝殺的前隊，
揮一揮劍，寒光搖落星斗，
也搖落三島兒雙雙的眼淚！

如果我爲你勒劍銘，則爲「干將」：
——不斬倭奴誓不還！
如果我爲你勒劍誓，則爲「莫邪」：
——倭奴未滅不爲家！

——取自「詩歌戰線」

寶刀篇

「我有大寶刀，

勵志與相期！」

——蒙古軍歌

仰望北斗七星高了，
正好是夜襲的時節，
等一聲森嚴的號令，
如潮的隊伍遂湧赴敵陣。

有着古典意味的寶刀，
也就是短兵戰的科學化。
在濤聲的刀鋒閃爍下
敵人乃有遭遇死光的戰慄。

寶刀在肩：戰士立營外，
其雄姿有如山嶽的巖巖；
寶刀舞起：夜色燦旌旗，
來朝借問前軍斬首幾千級？

——取自「詩歌戰線」

望 金 陵

哀思是千里芊芊的春草，
從湘江畔綠到了鳳凰臺；
更牽走吞聲的咽泣，
幻作長江上怒潮的澎湃。

感慨是鐵鎖那拍子，
古國的新愁夠它摹擬了——
還不屬於歷史興廢的感傷，
正給時間的鐵手扣緊心的鍵盤。

十里秦淮，可猶有槳聲棹影，
描繪出南朝不夜的豪華？
河面如今讓寂寥去根據了，
吁：笙歌絕響，燈火沉沉！

而我佇視着，哪一天——
壯士血去染透樓霞的紅葉，
火樹千章里，龍蟠虎踞的雄城上
重飄起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一面！

望江南

洗兵後的湖水早沉默了，
蘇堤從此沒有春天。

鶯啼日暖的蘇堤春曉圖，
埋藏在游子記憶的篋筒裏；
游子却在更遠更遠的他方了。

堤柳猶似疇昔的青青。

堤柳有時揚起如游女的手臂，
招呼遠在天涯的主人。

點綴那兒湖山的寂寞的；
是堤畔浣婦疏疏的衣杵，
斷續地敲出一聲，兩聲……

燕子有時來投。

燕子已不忍啄枝上的芳菲，
爲春天的授贈。

六橋的烟波如舊，
然而六橋的烟波裏
再不見穿梭來往的盪湖船。

阿，江南的魚米鄉，
而今成了盜匪的世界；
更何堪問別來的山光水色——

洗兵後的湖水早沉默了，
蘇堤從此沒有春天！

——取自「詩歌戰線」

宿

雁

(寓言詩)

秋天，唱起流亡話，孤零地
我又飛回峭寒的北國來了，
在那一列列雲色的長天下
我尋覓我宿日的巢林。

北國的峭寒是如舊的。
長天的雲色是如舊的。
而我宿日的巢林，
則已消失於莽蒼蒼的沃野了。

失去的豈僅這些呢？
古桃源而今空餘和平的風色。
腥風不斷地捲起來，在腥風裏
我觸嗅到沃野上硝烟的氣息。

拍拍翅膀，唱起流亡話，孤零地
我又飛翔到異地去了——
我感傷硝烟吞去宿日的巢林，
腥風却走待字的紅葉。

——取自「星塵」

征 車

看晨星顆顆搖墜，
遠天的風笛鳴鳴，
我們是佇立在露重的月台上，
等候第一班征車。

離鄉又遠了，有人切切私語，
我凭手牕遠眺曉嵐中的家山，
因而飽和着的離愁，
遂隨征車蠕蠕翻動。

——取自「星座」

村家

入夜投宿村家，
倚牕聽遠野犬吠嘈嘈，
而落到眼角的月華，
逗起鄉思千縷萬縷。

我們懂互相祝福，
踏遍遠方泥絮的征鞋，
幾時重踐記憶裏的鄉土；
更輕快地抖落衣上的塵埃！

——取自「星座」